

唐代敦煌壁画中官员幞头形制探微

郭文霞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07 级文献学硕士研究生 甘肃兰州 730000)

摘 要 幞头作为常服的首服,其形制演变历来有很多学者做过研究,但是大都主要依据史料知识,笔者主要是结合敦煌壁画中官员幞头的形象来探究其形制演变过程。

关键词 唐代 敦煌壁画 幞头 形制

幞头作为常服的首服,童书业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对其做过研究[1],吴晗也在人民报上发表过文章[2],可惜两文都没找见。八九十年代,相继有一些学者又开始对幞头加以研究,孙机[3]曾对中国历代男子首服加以阐述,从汉代通行的冠、帻讲起,分析幞头的形成由来,隋定型后,又对唐、宋、明时期幞头从形制、质料、幞脚等方面结合考古图片进行说明。滕维雅[4]曾利用古典文献知识探讨了幞头的由来,将幞头分为折上巾、软脚幞头、硬脚幞头三个基本演变过程,并从巾子、幞脚及幞头面料的选择和幞头装饰物的陪衬对幞头进行了详细说明。这些学者大都主要依据史料知识,对幞头的由来及形制演变进行分析。随着对考古发现的重视,结合实物资料分析幞头的文章开始出现。李怡就曾结合陕西唐墓壁画中的幞头形象对唐代幞头发展演变过程进行了分析[5]。本文将利用敦煌壁画中官员幞头形象来探其形制演变过程。

幞头于南北朝晚期出现,历经唐、宋、金、元、明直至清初,其最后的变体才为满式冠帽所取代。隋唐为幞头的大发展时期,隋时的幞头形制已比较完善,幞头包裹住整个额头,头上系裹的幞头就和文献记载的形制十分相符:二带系脑后垂之,二带反系于头上,令其曲折附于顶,颌下之带也已消失[6]。莫高窟隋代 281 窟、427 窟中供养人均著黑色幞头,平顶、二带系脑后、二带垂额前。

隋大业年间,大臣牛弘始创桐木巾子,即在幞头下以桐木为骨,使顶高起,用以改善过去幞头质地过软,观瞻效果不好的弊病,使得幞头在外观上硬挺一些。《中华古今注》卷中“巾子”条:“隋大业十年礼官上疏,裹头者宜裹巾子。与桐木为之,内外皆漆,在外及庶人常服。”[7]但是并未得到广泛实施,直到隋末唐初,使用的人才日益增多[8]。“武德以来始加巾子”[9],巾子是衬在幞头下的硬制饰物,和汉魏时期单指头巾的“巾子”名同而物异。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幞头之下别施巾,象古冠下之帻也。”[10]1964 年和 1972 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了唐代巾子的实物,进一步证实了记载中的说法。

“至尊、皇太子、诸王及仗内供奉以罗为之,其脚稍长。士庶多以纁而脚稍短。”[11]可见,佩戴幞头也要十分讲究。莫高窟唐代 448、431、130 等窟中的供养人所着幞头即为长脚幞头,幞头前低后高,幞脚似两条带子,从脑后自然垂下,或至颈,或过肩。448 窟中供养人头顶皆露出一小角,关于幞头露小角的式样在陕西乾县乾陵章怀太子墓东壁侍卫图中的统领(仪仗队的首者)形象中展现的较充分。这种露小角的做法是将两脚反曲朝上,插入脑斤幞头角所打之结内,从侧面看就露出二小角,起到装饰作用[12]。

认真观察 448 窟供养人形象会发现,他们除了头戴幞头外,还配有抹额。抹额即束额巾,古时武士多用之。《事物纪原》卷 9《戎容兵械部第四十九》“抹额”条云:“二仪实录曰:禹娶涂山之夕,大风雷电,中有甲卒千人,其不披甲者,以红绡帕抹其头额,云海神来朝。禹问之,对曰:‘此武士之首服也。’秦始皇至海上,有神朝,皆抹额绯衫大口袴。侍卫自此抹额,遂为军容之服。”[13]唐代时武人亦常见抹额,如《资治通鉴》卷 215〔玄宗天宝二年〕“陕尉崔能甫著锦半臂,缺胯绿衫以褐之,红袍首(袍首,今人谓之抹额)。”[14]李贺《画角东城》中云“水花沾抹额,旗鼓夜迎潮。”[15]又唐韩愈《送幽州李端公序》:“司徒公红帕首、鞞袴、握刀[16]”。西安地区唐墓壁画中发现的幞头与抹额配套使用的范例较多,除过章怀太子墓外,陕西唐李重润墓中也有发现。抹额与幞头合用时,佩带方法一般为:先裹幞头(一般幞头脚较短),再用三角形巾顺着发势,从前向后包裹,将巾角反挽在发髻前方打结,并将倒三角形巾角留于发髻之下[17]。莫高窟盛唐第 45 窟南壁《商人遇盗》图中盗贼所戴幞头脚稍短,所佩戴首服即为幞头与抹额的配合使用。

幞头的垂脚除长短变化外,其形状也不相一致。唐初时盛行的是软脚幞头,中叶改制以后,始用以丝弦、铜铁或桐木、竹篾为骨的硬脚幞头,“自乾符后,宫娥宦官皆用木围头,以纸绢为衬脚,用

铜铁为骨,就其制成而戴之,取其缓急之便。”[18]由于这些质地可以制成平翘弯曲等不同形状,幞头亦因幞脚的变化,而赋予不同名称。《唐史》卷上“礼仪”条:“然折上巾以余帛折之而上系,今谓之幞头小脚;其所垂两脚稍屈而上,曰‘朝天巾’;后又为两阔脚,短而锐者,名‘牛耳幞头’,唐谓之‘软裹’。至中末以后浸为展脚者,今所服是也。然则制度靡一出于人之私好而已。”[19]。晚唐诸窟中男供养人画像多戴硬脚幞头,“唐制,唯人主得用硬脚。晚唐方镇擅命,始僭用硬脚。”[20]莫高窟 220 窟甬道南壁龛下的晚唐供养人有一人所戴幞头两幞脚稍屈向上,大概即为“朝天巾”。

在敦煌石窟壁画中,我们还会看到这样一些形象,他们所戴的幞头覆在额头上可以显现出皮肤的纹理,被称为“透额罗”[21]。这是因为这种幞头质地非常轻薄,孔眼稀疏,唐元稹《赠刘采春》诗中有“新妆巧样画双蛾,漫裹常州透额罗。”[22]最初幞头的质料一般为缁、罗、絁之类,入唐以后,逐渐为纱罗等物取代。《宋史·舆服志》记:“幞头,一名折上巾,起自后周,然止以软帛垂脚,……唐始以罗代缁。”[23]孙机先生认为缁、絁之类的,系裹后会出现很多皱褶,而罗纱则紧凑平整。开元时期曾下敕“六品已下……除幞头外,不得服罗、縠。”这时期幞头用罗制作已成定制。

综上,唐代敦煌壁画中的官员供养人常服首服—幞头从初唐时期的软脚演变为后来的硬脚,由垂脚到后来的展脚,与文献中所记基本吻合,这些实物资料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唐代幞头发展演变提供了一系列生动的形象资料。

注释:

- [1]童书业《“幞头”的演变》,文物周刊,1947 年 44 期。
- [2]吴晗《从幞头说起》,人民日报,1962 年 1 月 21 日。
- [3]孙机《幞头的产生和演变》,《中国博物馆馆刊》,1986 年第 9 期。
- [4]滕维雅《帽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幞头》,《文史知识》,1993 年第 7 期。
- [5]李怡《陕西唐墓壁画中幞头形制考辨》,《文博》,2005 年第 5 期。
- [6]高春明《中国服饰名物考》,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年,第 275 页。
- [7]崔豹《古今注》卷中“巾子”条,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25 页。
- [8]滕维雅《帽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幞头》,《文史知识》,1993 年第 7 期,第 69 页。
- [9]刘肃《唐新语》卷 10《厘革》,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48 页。
- [10]封演《封氏闻见记》卷第 5,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25 页。
- [11]《封氏闻见记》卷第 5,第 25 页。
- [12]李怡《西安地区唐墓壁画中卫士常服考辨》,第 61 页。
- [13]高承《事物纪原》卷 9,中华书局,1989 年,第 498 页。
- [14]《资治通鉴》卷 215,第 6858 页。
- [15]《全唐诗》卷 392,中华书局,1960 年,第 4413 页。
- [16]李昉等《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66 年,第 3793-3794 页。
- [17]李怡《西安地区唐墓壁画中卫士常服考辨》,《文博》,2003 年,第 62 页。
- [18]永瑢、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64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云麓漫抄》卷 3,第 283 页。
- [19]王得臣《唐史》卷上,商务印书馆,1937 年,第 6 页。
- [20]沈括《元刊梦溪笔谈》卷 1,第 8 页。
- [21]高春明《中国服饰名物考》,第 281 页。
- [22]《全唐诗》卷 423,中华书局,1960 年,第 4651 页。
- [23]《宋史》卷 153,中华书局,1977 年,第 3564 页。